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八季

在父亲的脚步里看世界

赵隼飞



从我记事起,父亲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“闲不住”,偶尔还会带我出游。现在回想,父亲的脚步就是我童年世界的宽度。

记得我还在上小学时,父亲出差回来,带着我一起看世界地图。他一只手把我抱在臂弯里,另一只手指着荷兰的方位:“这个国家叫荷兰,那里有漂亮的风车和大片的郁金香。”说着像变戏法般拿出一个巴掌大的风车小玩具。我在他的怀抱里激动地扭着,想对未知的国家了解更多。父亲接着向我细细描述了德国房子上红色的瓦还有威尼斯的小船,边说边掰了一小块德国巧克力喂到我的小嘴里。是父亲让我从小就明白了天地是那么宽广,不应该只局限眼前的风景。

初中时期的我叛逆,父亲有意带我去北京长城玩。在古道上爬了一段,我就疲惫地不想继续走了,父亲停下脚步让我摸摸斑驳的城墙,感慨地对我说“你看这里的每一块砖都是靠人背上来的,谁身上都有背负的重担,可能是一块砖,也可能是一个家。”最终他拽着我的胳膊一路往上爬。登上烽火台时,父亲激动地朝密林深处大吼几声,对我说起当年他一个人进县城读书,咬着牙最

故乡的一把钥匙

程应峰



年届八十、腿脚有残疾、几乎丧失记忆力的母亲,从妹妹家迁来我这儿住的当晚,一个劲地找老家房门的钥匙,还说她没看见那把钥匙,因此一晚上没睡着。

这事,我是翌日一早进她房间为她料理日常琐事时才知道的。

我说:“我昨天把您的东西清理了个遍,没看见钥匙啊,是不是放在妹妹家没拿来?”于是,我打电话让妹妹仔细找找。也打电话让昨天接妈过来的兄弟几个想想放哪儿了,或是可能掉哪儿了。

妹妹接到电话后,将母亲在她那儿住的房间找了一遍后,回话说:“我边边角角都找了,没有钥匙啊,妈住在我这儿时,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钥匙!”

兄弟几个呢?也拨回了电话,说他们也不曾见过钥匙。

我问母亲,您确定带钥匙了?是不是放在老家房子抽屉里根本就没有带出来?

母亲一听更急了:“怎么会,这是你爸生前叮嘱我让我一定要带着的,我前天看见还在呢。”

我只好安慰她:“别急,老家房门的钥匙,我们兄弟几个身上都有的,就算不知放那儿了,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母亲沉下脸,说:“那怎么行,那是你爸亲手交给我的一把钥匙,它就是我和你爸的家,前后院子里都有他亲手栽下的桂花树呢,没有钥匙怎么能进门?没有钥匙还怎么坐在桂花树下?真是的,怎么就丢了?”说完,她挪动残疾的身体,自顾自在自己的物品中翻找起来。

见母亲如此急迫,我说:“不过就是一把钥匙,急什么呀,还是

终考上大学的故事。他的眼睛里映着夕阳的光。回望来路,我一定会努力考上大学,再带他来爬一次长城。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,欣慰地笑了。

遇到困难时,也能从曾与父亲的出游中找到安慰。大学时期我考试接连受挫,情绪低迷,父亲提议带我爬华山。华山高耸,我们在一块千丈高的大石头上艰难行走,我看着脚边深不见底的悬崖心里发憷,抓着道路旁的绳索不敢继续前进。爸爸见我退缩,大手一挥,眉毛也跟着神采奕奕地扬起,“不就一小段路吗,眼一闭,心一横,就过来了!”爸爸的手紧紧攥着我,让我大胆点放开绳索,我嘴里念着不行,却在他有力的手掌里缓缓松开了绳索。最后一块半人高的石头下,爸爸找准着力点,三两步就攀了上去,狠拉着我的手,猛地一提,我竟然轻松地地上来了。再次望向崖壁,我突然发现它和我的考试一样,似乎也没什么可怕的,阻碍我的只是内心的畏惧以及直面它的勇气。

转眼我已成人,可独自踏上旅途,仍怀念跟着父亲的脚步丈量广阔天地日子。是父亲让我爱上了游览山河,也是他陪我在一次次探索中感受世界的精彩。

我再来给你找找吧。”

于是,我把属于她的物品再次清理了一遍,特别是将叠好的放在衣柜里的衣服,一件件拿出来,一件件抖开,又一件件叠好,一件件放回原处,尽可能不放过任何容易忽视的地方。

全部清理完毕,我肯定地说:“没有啊。”

母亲听我这么一说,神情显得万分失落。

就在这时,我想起母亲还有一个钱包,是用来装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医保卡、就诊卡等小而重要的物品的。于是我拿过她的钱包,一翻找,果然,那把钥匙安安静静躺在钱包里。

看到钥匙的刹那,母亲紧绷的脸松弛了下来,露出了柔和笑意。

我怎么也没有想到,一把小小的钥匙,会有如此的魔力,竟可以左右母亲的行为举止,欢喜哀愁。

在得知钥匙找到后,兄长发微信说:“老家的钥匙,就是她心中的家。”

是啊,于母亲而言,一把钥匙就是她的家园,有了这把钥匙,她就能看见故乡的模样,就足以在寂寞岁月里,守住日月轮回中逝去的美好旧时光。而留在钥匙上的有关父亲的温度和记忆,又何尝不是母亲心驰神往的生命天堂?

于我们而言,母亲的这把钥匙,以及母亲寻找钥匙的情态,无意间开启了我们的心灵之锁,启动了我们思念的闸阀,让我们一下子就回到了熟稔已久的家乡——那个可以惦记、可以触摸、梦回千遍、不能忘怀的一生一世的去处。

爱的秘密

何小琼

他是青年才俊,在公司得上司赏识,有漂亮温柔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。他对食物并不挑剔,但最讨厌吃油炸的食品,有一种顽固的、本能的抗拒。那是他心底的“病”。

年少时,他母亲因病过世,是开出租车的父亲带着他生活。父亲少言寡语,起早贪黑地出车赚钱。往往他早上起床,饭桌上摆的是油炸的糯米团,或者是油炸鸡腿,要不就是炸鸡肉丸子配炒米饭。他闷闷不乐,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吃。父亲早就在做好早餐后出车了。晚上,他胡乱地吃早餐剩下的冷饭菜,懒得热。依旧是孤零零一个人。等夜幕沉寂,他在梦中听到开门声……

日子一天天过去,一年年过去。父亲一如既往地做着他就厌烦的早餐,父亲从一个高大帅气的青年到一头白发的老人,一直开着出租车。他读书非常刻苦用功,大学到了远方的城市读书,内心松了一口气,有了解脱的感觉,欢喜雀跃,终于不再吃那油炸的东西。开学那天,老父亲开车送他去车站,他推着行李,头也不回地进站。风起,一个单薄的背影在近处,一个挺拔的身影渐渐走远,显得那么凄凉和悲伤。

他读大学四年间,很少回家,回去两人也相对无语。父亲退休了,满脸皱纹,走路缓慢。他一直想问,为什么父子俩会变成这样,当初为什么不愿意多陪陪我?老父亲一脸忧伤,浑浊的眼神是黯然的。工作5年后,他买了房,娶了漂亮的妻子。他淡淡地,象征性地请父亲跟他住。父亲眼中闪过一道光,很快就熄灭了,说,习惯了老地方。

他自己当了父亲,工作顺风顺水,升职加薪,和老父亲偶尔通个电话,淡淡地问候。妻子的工作也很繁忙,但会不厌其烦地包饺子和云吞。擀面、调肉馅,一个个细心地分开装好,再按分量一袋袋分装放冰箱。这样女儿早上起床后,能快速做好早餐。妻子还每周变花样,会烙饼,也会炸脆香的鸡腿。他对油炸食物避之三尺,喜欢吃饺子和云吞。有一次,他说,其实不用这么麻烦,每天早上送女儿上学时,在早餐店买就可以了,油炸食品吃多了也不好。

聪慧的妻子知道他的心病,有意无意地说,外面早餐方便,这当然好,但我想抽空给孩子和你亲手做。工作再忙,也要对家人有所表示。带孩子,又要工作,是很辛苦的。但早起,让孩子和你吃上我亲手做的早餐,我高兴。对了,你说过当年你爸也是,每天忙着开出租车,还早起给你做油炸食物。其实啊,他是尽力了,虽然不说,但他是用自己的方式照顾你。想想啊,他可以给你钱,自己买的……

他呆呆地听着,脑袋嗡嗡地响。回忆起从前的早晨,天蒙蒙亮,饭桌上那还散发着热气的油炸鸡腿。回忆起父亲疲惫的身影,还有小心翼翼对自己欲言又止的表情。那点点滴滴透露出的关怀,生日时给自己买的玩具,开家长会时一身锃亮的穿戴,得了100分把他高高举起……

原来,那些岁月中,他并不孤独,所有发生的都饱含着爱的秘密。父亲在用自己的方式陪伴他,一起走过的日子都值得珍惜。他泪落,举起筷子,夹起一个油炸鸡腿,咬一口,真香……